

# 台湾小说选（二） 5

# 台湾小说选

(三)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## 台湾小说选(三)

Taiwan Xiaoshuo Xuan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76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14  $\frac{1}{2}$  插页 2

198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6,770

---

ISBN 7-02-000056-8/I·57

书号 10019·4194 定价 2.50 元

# 目 录

铜臭	吴浊流 ( 1 )
秘密	柏 杨 ( 17 )
平衡	柏 杨 ( 33 )
礼物	郭良蕙 ( 44 )
叙旧	郭良蕙 ( 53 )
告密者	李 乔 ( 67 )
铃 花	陈映真 ( 85 )
上班族的一日	陈映真 ( 117 )
笛	张系国 ( 141 )
倒放的天梯	施叔青 ( 160 )
驱魔	施叔青 ( 178 )
吾土	洪醒夫 ( 192 )
黑面庆仔	洪醒夫 ( 220 )
人人需要秦德夫	黄 凡 ( 239 )
大时代	黄 凡 ( 259 )
雨来子	蔡昭仙 ( 291 )
婚礼	吴念真 ( 299 )
小叶	萧 飒 ( 316 )
兄弟	吴锦发 ( 328 )
堤	吴锦发 ( 344 )
陌生人	陈艳秋 ( 360 )

# 铜 臭

吴 浊 流

百里乡的人们，大都不知道沈国大的真姓名和经历，只知道这还是他起初来到百里乡的时候，自我介绍说的。他是国大代表，因为他姓沈，人们就叫他沈国大。

在日治时代，本省的乡巴佬，见到警官就叫大人，如他姓陈就叫他陈大人，姓郑就叫郑大人。在乡下不论什么官都比民大，兼之乡下没有大官，只有警官算来在地方上是最荣贵的了，不论什么场合，只要有集会，老百姓总让他们坐上席，光复后这个习惯也没改变。所以沈国大来到这样的乡下，就成了了不起的人物了，国大代表比起日治时代的郡守和知事的头衔更大，从乡下人的眼睛看来，确是空前的，在日治时代，郡守或知事要下乡来巡视时，老百姓一定要打扫道路迎接的，但是沈国大却无声无息地来到了。大家一听他是国大代表，顿时就把他抬得高高在上了。

他下榻在日治时代的里长办公处（保甲事务所），村里的好事者像蝇一般来围绕他，奉承他，总之没有燕雀的地方连蝙蝠都可以做大哥了。他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居然也以领导者的地位来启发乡民，如讲解三民主义，何谓主义、何谓民族、民权、民生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光复当初，大家还不大晓得三民主义，所以有的人听他讲，有些人为他宣传，不多时传遍了整个乡村。但乡下人缺乏理解力，有的人听错，有些人传错，传来传去，有人以为是三人主义，也有人以为是三眠主义，弄得五花八色；虽然这样，但大家

都喜欢听他的演讲。他看到大家醉心三民主义，就拿出一大堆三民主义的书籍来做生意。可惜，本省人大都只会读日文，不懂祖国文字，晓得中文的人寥寥无几，所以卖不了几本，结果亏本了。

书虽卖不出，但，他讲起三民主义，个个都称赞好，不过乡下人很单纯，别人讲好就好，也没人了解它的原理，他们实际上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生厌了。于是没有多久，人们就在背地里批评他了。乡下人天一亮就起来，而他却天天睡到九点十点才起床，中午又要睡午觉。乡下人看他朝睡、午睡、夜睡，大家就送他一个绰号叫他三眠主义先生，因此围绕他的人也渐渐离开他，一天比一天地对他冷淡了。

可是他是很敏感的。他看到情形不对，马上态度一变，不再说三民主义而改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了。

他说：

“抗战时期，我和我的女同学，专门调查日军的动静，这个同学叫做黄英小姐，她是广东人，生得很漂亮，兼之智足胆大，出入日本机关，毫无忌惮，经常接近日本军人，打探军情。她的行动说来比一篇侦探小说还有趣。我和她在同一组，我在后方做联络工作。有一天她去日本特务机关打听消息，这个特务机关长看到她人生得漂亮，马上被她迷住了。以后，她出入很自由，机关长常常招待她吃饭或看电影，或跳舞，想入非非，但黄小姐常常用机智脱出虎口，机关长虽然用尽心机，可是黄小姐不忘使命坚持汉节，不肯卖身与敌人，因此特务机关长的情魔渐醒，以后就怀疑起黄小姐的行动来了。

“有一天，特务机关长招待黄小姐到他的公馆吃饭，黄小姐尽媚劝酒，机关长也喝得酩酊大醉，黄小姐就利用这千载一遇的机会，偷开抽屉，恰好找出电报暗号号码，她看到这样的东西，心就忐忑跳跃喜惧交集，但马上极力镇定心情，由怀中拿出照相机

来拍。不料那个家伙假醉，忽然站起来大喝一声，黄小姐她翻身看到事败，马上由窗口跳出，可是他们早已安排等候，忽然电铃一响，四埋伏的日兵拥出，可怜一朵妙花就像被狂风摧倒一样，黄小姐被抓了。

“我们几个联络员听到这消息，各自就逃。我幸得逃脱，不然亦遭此祸，今天也不能在此，和各位兄弟见面了。黄小姐被捕后，我们虽用尽心机找消息，但音信杳然，不知去向，生死不明，到了日军投降，才知道黄小姐凛然就义了。可惜她正当二十岁的青春就遭难，这可说是气壮山河义胆千秋，也可称巾帼中的英雄了，这个漂亮的同学，我现在还能够想象出她的面容，实在是个可惜可怜可崇的女性，想到这我就不觉痛心泣血。”

乡下人听到祖国英雄为抗日不惜生命，前仆后继，牺牲就义的壮烈行为，无不嗟叹崇拜。这个英勇故事，忽然，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到全乡了，因此他的门庭又热闹起来了。以后他就天天讲，听的人很兴奋，他自己也感到像当了英雄一样，慷慨大言不怕死，不爱钱，要为民族牺牲永昭大义……但，实际上他没有到过现场，也没有到过前方，只是跟政府迁来迁去而已，所以他所讲的话，都是向壁虚构的，难免漏洞百出，偶尔有人质疑的时候，他也感觉很难堪。可是一天又一天，他的胆量也随着大起来，最后讲得很顺利，完全没有可疑的地方了。不过讲抗战英雄的故事也是有限的，讲久了人家又听厌了，他知道这不过是吸收人望而已。兼之乡下人到了农忙期，大家很忙，什么事也要丢开了。

这样的行动虽然无利可图，可是为自己宣传也有作用了。过后，他又想弄新花样，开始计划第二步工作。

有一天村里拜拜，他应里长的招待时被大家让到上座。他就利用这个机会说：

“我在大陆时候，三十岁就做了县长，大陆的县，不像台湾这么小，大的有如台湾省那么大，所以做一个县长就像做台湾省主

席一样，权力大，管区也大，在那时候做我部属的人，现在在中央也有做次长、司长的。时光过得很快，我也老了。做官原来不合我的性格，若想做官起码也有部长可做，至于厅长、处长，不在我的眼中。大凡人各有所长，各有所好，所以我退出官场，走向民意机构，做一个国大代表，为民喉舌，代表民意，下情上达，为民服务，解救人民的痛苦，所以你们若有做不通的事情，我可以帮忙。若要做官的话，我也可以代你们活动的。现在某部长是我的好朋友，某院长是我同乡的老前辈，某将军是我的同学，某厅长是我从前的部属，一官半职还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打得通的，从前候缺要三年，现在比较容易，乡下人因为没亲没戚，没有任何背景，所以做官就难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作用就大了。马上就有人许猪许羊拜托活动做官的，也有活动有利事业的。他可就像土地伯公一样，百拜百应兴得一时，于是就巧言说：

“凡事都是一样，未行兵就要先行粮，无粮百事都不能动，你们不舍小利，则大事不成。”

这样说法有道理，所以所有拜托他的人，统统都先拿多少给他做活动费，这虽有多少钱可赚，可是百里乡不大，兼之住民统统是农民，拜托活动有利事业的人有限，想做官的人更少，所以活动费不是源源可以来的。兼之时间一久，他所活动的事就现出了马脚，不容易有成绩可观的。这种戏法只不过可以骗得一时而已。不多时就有人骂他说：

“拿钱给沈国大买蒜仔吃，背后一定被他嫌放尿臭的。”

可是沈国大不是木头做的，他一觉苗头不对，就推出新腔，辩解道：

“你们拜托我找官做，我不是不能活动，奈因你们台湾人国文不大懂，做大官不行，做小官却没意思；况且我的朋友统统都是大官，小职位我都不敢开口，纵使开口他们一定鼻孔内唔一声

就不理的，所以你们所拜托的都很难做到，若是你们有资格做大官，那就易如反掌，保你成功。”

他的说法却不是全无道理，而且乡下人很憨直，也就被他瞒骗过了。

他自从得到若干费用就不再是吴下阿蒙了。新制衣服穿得堂皇，出入常常坐小包车，在乡下除嫁娶以外都没有人坐小包车，所以一看到小包车就有人围上前来。他坐在车中得意洋洋，内心的愉快不是旁人可以想象的。

可是，他的经费来源有限，哪能经得住这样浩大的开支呢？不多时，他所赚到的活动费都用空了。

他不得不再动脑筋，于是又放出空气对乡中好事者说：

“我家祖传十几代都是医药为业，我的父亲、伯父、叔父是名医，不消说我也做过医生，也有一点名气的。可是我的青年热血不肯给我悬壶济世，因为我觉得救国更重要。我看当时国家遭遇着内忧外患，任列强侵略，不自禁义愤填胸，就不敢为自己打算盘，丢去医业，一切为民族着想，投笔请缨，由北伐，而抗战，奋斗了几十年，虽无大功亦有报效可以自慰了。

“只是近几年来感觉年衰力退，不能常在第一线奋斗，不如退让几步给青年去负责。至如我自己，一面为国致力，一面再悬壶济世，那么我平生学得的医术有所所用，在台湾精通的国医很少，此时此地我若出来为大家服务也算是应该的。

“但，凭我自己讲，恐怕难以取信，我希望大家不妨试试，我自己相信，我对某些疾病比别人更有研究。因为过去我家相传十几代有很多祖传秘方。”

这样宣传了以后就有不少患者上门求治，但都是慢性难治的病，下药也不容易见效，本省西医很发达，国医很难抗衡的。而且国医不比西医那样赚钱，因为国医仅开处方不卖药。一张处方在乡下不过只有二三元，假使一日开十张也不过二三十元

而已，所以他就觉得此途没有什么意思，不多时自然就收敛了。

有一天，他上台北逛逛，偶到仙公庙和圆通寺游玩，就在无意中他得到一个启示，就是利用善男信女和迷信的大众，他发现从这许多行香信徒中大有文章可做，就很机密地设计考虑方法。大约筹备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他的秘密工作。

有一天早晨，沈国大匆匆忙忙走到大昂四的家里，大声说：

“昨天晚上，看到佛祖在峨嵋山上受难，佛祖对我说：本佛在洪武年间由福建武夷山被人偷出想要奉过台湾，不幸途中遇到暴风，覆舟海中，被流到台湾海岸。有一天，适有一个老人由此海岸经过，看到本佛受难，马上恭迎回家奉祀。这个老人家因身有暗病，隔离家庭，单身住在峨嵋山上的炭窑内，可是有一夜风雨大作炭窑塌下，可怜这个老人被压死，第二天他家属关心来看，知悉老人已死亡，他们就把他运回收埋了。可是本佛仍然埋在地下，已经过了五百年，本佛常想人间像这老人有暗病的人不少，想要付托一人代行救济，到处察访都没有看到适当的人物，这人物要有诚意又要有信心，兼之又要有济世的热情，所以很难找到。

“近来佛祖看我的虚心行为，最合佛祖的意思，所以昨天晚上佛祖现身托梦给我，吩咐我负责救世。我在梦中马上跪在地上，拜见佛祖唯唯领命。佛祖叮咛一番以后驾着五色祥云从空中升天了。所以今天天一亮我就想到佛祖的命令，感觉无上光荣和责任重大，现在先来请你帮忙掘出佛祖的神像，你一人恐怕手足不够，拜托你帮忙再邀三四个同行好不好？”

大昂四本来是最无头脑的人，听到沈国大拜托他掘佛，马上很高兴地代理招了四五个同伴，又将沈国大说的话，讲得有手有脚的，传与左邻右舍，再加一传，立时传遍全乡，大家都以惊异的心情，由各方蜂拥上来，要看掘佛的奇观了。

沈国大看到聚集了许多人，就将刚才对大昂四所说的话，再

添头添尾的说一遍，又说明他梦中所见的峨嵋山的形状，实际上有到过峨嵋山的人，他一讲出就知道和现场无差，所以都无人怀疑，好事者马上附和参加去挖。

一行二三十人，带了铁锹、锄头、粪箕，向峨嵋山走去，原来这座山是百里乡的东方和隔壁乡的邻界山脉的主山，曾有不少人到过的地方。

一行走到峨嵋山下，沈国大就拿出纸和铅笔，一边说明梦见的情形，一边画出略图给大家看，依略图示出半山有一个稍平的地方，从前的炭窑就在该平地，炭窑现在已无痕迹，但原炭窑前有一株赤柯树，现在还郁郁苍苍存在着，这树下现在有一个很小的土地伯公。佛祖埋在土地公西边二十步的地下。

一行按照略图找了小半天，就找到赤柯树了。果然树下有一小小的土地伯公，好像烧香的人很少来的样子，沈国大看到它就大声叫：

“是的，是的，这的确是佛祖指示的土地伯公。”

他自言自语说了，就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纸箔和香来烧，拜了又拜，祈祷着道：

“伯公伯婆，有灵有显，我沈某来到台湾，诚心诚意为国家为民族服务，不料昨天晚上佛祖驾临我家托梦，指示我要弘扬佛法济世，所以我今天特来奉迎佛祖圣驾，拜请伯公伯婆大显威灵，使我快快找出佛祖金身来济世，拜请伯公伯婆有灵有鉴。”

他诚心诚意地跪在地上祈祷又拜又请，大概拜了几十拜才站起来，然后由伯公座位算起向西方走二十步，命令大昂四开始挖，其他好事者也学他由伯公算起各向西走二十步乱挖一场。

挖了许久都没有找到，他才想出佛祖埋在约三尺多深的地下。大家再继续努力，不多时果然被大研三挖出，他看到大研三手拿一个佛像，马上连长衫都不拉起，连忙就跪在地下，一边膜拜一边说：

“佛祖，佛祖，弟子恭迎圣驾！”

大家看到他跪下，连忙也跟着跪下拜了又拜。站起来也不管长衫染着黄泥，马上拿黄绢包起佛祖，放在箩篮上，再拜焚香，然后吩咐大家烧香，一行恭恭敬敬地烧了香，才奉迎圣驾回到百里乡来了。沈国大就将佛祖安置在他住的里长办公处的神桌上，当时若有科学家在旁的話，这佛祖可能验出是一个埋在地下不久的古物。可是百里乡原来是很重迷信的地方，一犬虚吠百犬齐应的。

这事又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一会传到了全乡以及邻乡了。其中妇女们和老人们听到佛祖到来，就络绎不绝地来烧香了，一下子香火特别旺盛。

沈国大布置了一番之后，请算命先生拣一个良辰吉日，庆祝奉迎圣驾，要举行典礼，斋戒三天。百里乡民不论信其有的或信其无的，除了几个硬性汉以外，大家斋戒沐浴，然后去拜佛。

佛堂设备很清静，香烟不绝，佛祖后面壁上中央贴着佛祖两字，两旁贴着有几对对联，都是称赞佛祖的圣德的，其中有一联比较不同，有别出心裁之感。

佛心有灵，反攻有望，忍忍忍气留财。

人老犹壮，旧志犹存，等等等待还乡。

这也不愧老革命家的面目。神桌上布置的东西，香炉、烛台及其他的古董都不错，比起其他的佛堂都没有逊色。所以乡下人一看到就感觉有神威，自然而然下跪膜拜了。

从此以后，每逢初一、十五就敲钟擂鼓并引来许多信徒来烧香了。

沈国大看到乡民前来礼佛的渐渐多起来，就大大宣传佛祖的灵显，讲得天花坠地。他暗喜宣传有效，就更进一步地说：

“佛祖托梦给我，佛祖是为济世下凡，所以我想依佛祖之命，下月初一请大家前来看佛祖现身降笔。”

这话一出，大昂四就传到全乡。大研三因为掘出佛祖的缘故，也到处宣传佛祖能降笔能开药了。初一夜，果然远近好事的人和信徒都来参观，挤得满满一堂。

沈国大就讲佛祖下凡的故事，讲得活灵活显，然后叫大家扶乩，其中大昂四、大研三和几个头脑不清的人就应召参加扶乩。

扶乩的人各个拿三枝香，用三张天金纸贴在脸上站在佛祖面前，沈国大就口中念念有词地施咒，请佛祖降临，不多时果然大昂四身体微微发抖起来。大家视为佛祖上了大昂四身上，频频问他，可是做乩童的大昂四全然不能答话，于是大家三问四问就问醒了。大昂四醒来说他不知去到什么地方，谅必是佛祖的山上吧？其他也没有头绪就糊里糊涂像一场梦的样子，以外的人都扶乩不起，也无佛祖的圣灵附身的感觉了。

因为大家都扶乩不灵，不得已就由沈国大亲身扶乩，他站在佛祖面前自己念了许多咒语以后，不觉像睡着一样，不多时他就激动得发抖了。而且挥身颤抖着。大家看到那样就认为是佛祖的圣灵已经附托在他身上，连忙跪下迎接圣驾，然后祈求指示，做乩童的沈国大就像佛祖一样说：

“信士弟子，本佛在峨嵋山修炼了五百年，现在看到下界人心不古，难渡灾难时期，所以本佛特来济世，驱除百疫，拯救大众，使其反攻成功，恢复中原，保存固有文化，完成三民主义的使命。”

大家听了，一半像佛的话，一半就像普通人的话，但不管他是佛也好，人也好，心里虽觉得多少可疑，但还是附和着不敢讲出来。他又接着说：

“信士弟子，你们不要多心，本佛来济世的目标，第一步就先行医来解救众弟子的疾苦，其他等待第二步再说。”

说完他就伏在神桌边不动，大家看到谅必佛祖离了乩童，急急呼唤叩头跪送圣灵。而那个做乩童的沈国大也慢慢地清醒过来了。

从此以后，佛堂备有义捐簿给行香的人乐捐，钟鼓费、添油香和其他装饰品等等，这笔收入是很可观的了。其他又设备了签筒、签诗和药签。这药签都有文章在内，因为沈国大原来懂一点医药，凡求药签的人，要先拜托沈国大请神，这时候病状就讲得清清楚楚，然后抽签，而且签仅有号码，对号码时沈国大就选择一张比较适合病症的药签给他，所以所有吃佛祖药签的人，虽不是百症百效，却也有六七分效果，纵使不对也不会吃坏人，这就博得好评了。于是信者愈来愈多，远近闻名，兼之大研三等一班帮闲的人，尽量放大法螺，吹得死人也会复活。他看到远方到来的陌生人就撒谎说：

“有一个由南部来的弯腰驼背的乡下佬，求佛祖灵丹吃了以后，你想奇怪不奇怪呢，这个弯腰驼背的老人渐渐地伸直起来，有人看到就嚷，大家就围前来观看，看他能伸直，到了最后就站起来走了。听这个老人说：十几年前他就站不起来的。你想佛祖的灵显多么大呢！”

神奇怪诞的话，乡下人最容易附和，并且最喜欢拿来作茶余饭后的消遣资料，所以马上传到各地，况且一乡再传过一乡无翼而飞，传得山涯僻地都知道，所以来拜佛的人也一天一天增加了。

沈国大看到这样的情形，于是再想大展奇才，就请乡中素来信佛的有力者来商议，企图在峨嵋山上兴建佛堂，请他们做发起人募捐。这发起人不过借名而已，实际上的工作就是依靠来拜佛的人捐款的。这样的做法，有信佛的人个个都喜欢，不但愿意做发起人，而且工作上也情愿帮忙。

这议案一决，沈国大就请画家，画了一座大大的佛庙在峨嵋

山上，使大家一目了然，这图就挂在沈国大的佛堂前，这图两边设有可以挂乐捐者姓名的位置，如果有人捐款，马上将他姓名和金额写在宽三寸长两尺的木板上，高挂在佛庙图旁，使人人能看到。

此外他又想出一个好法，使信徒们自然而然自动捐出比自己主意更多的钱来：凡要乐捐的人，自己要对佛祖求示圣。譬如想捐十元的人就对佛祖说，我要捐十元，然后拿起两片月牙形的圣往下一丢，若得卦时就照此数，如一次不得卦，就要加添数额再打，添到得卦为止。这样一来，往往就超出本来的预定数倍了。他为乐捐者安心起见，凡所捐的数目，都写收据给乐捐人自己拿到佛祖面前烧掉，报告佛祖知道。这样的做法可以使乐捐者不怀疑，而且能使人人乐意捐出金钱来。迷信之力很大，有钱人的妇女最容易上当，她们都想今生再积功德，使其来生再加幸福，所以，她们的想法极单纯，以为捐款做佛堂就有功德，对于建造的佛堂是否有无佛祖居住，是另外的问题。因为她们今生的钱也不能带去来生使用，所以听到峨嵋山要建造佛堂就视为有功德可做，踊跃地捐献龙柱、石狮、石门、铜钟，佛鼓、神桌等等，以冀求来世的幸福。大约募了一年，现款得到壹百多万，现物捐献也不计其数。沈国大得到这意外的成功，就请人设计兴建，大约费了一年多时间，用了一百五十多万的金钱才完成一座佛庙，前后两进，佛阁、禅房、梦殿、经楼。画栋雕梁，丹青映眼很是美观。龙柱石狮雕刻精美，花园曲径也甚为雅致。

沈国大择了良辰吉日举行落成典礼，将佛祖迁入峨嵋山上的佛庙，命名为飞鹅洞佛祖，从此开基济世。

佛祖到了峨嵋山上，因庙宇堂皇身价百倍。声誉远播全岛各地，因此沈国大收入增多。获得一大成功，自然可以尽量享受了。

可是事情不是这样简单，因为人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。有

钱比无钱时更有许多的思虑了。他想如果赚几百万美钞一溜海外做了寓公，就不要扶乩问卜，也不要和这班傻瓜迷信的人处在一起；夜夜可以跳舞，天天看戏娱乐残年，岂不快哉？他想了莞然一笑，就加紧设法赚钱。为长久维持信者源源来此拜佛，不如附设一个食堂，使香客便利，又可赚钱，况且在乡中无职业可做的像大昂四、大研三这班人拿来收容，又可利用，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于是将横屋一栋改造了食堂，他喊出的口号亦是很漂亮的：“斋餐供众膳费自由乐捐。”大凡上来佛堂的人，不是信佛就是来游玩的，所以比普通更大方，有吃有捐都不落空，兼之淡茶素餐成本便宜，利益莫大。

佛庙的建造虽已经完成，但沈国大仍然设有乐捐簿，巧立名目借题募捐，而想为来生积功德的有钱人，不消说还是源源乐捐的。

人多奇怪，无钱的时候，为食奋斗；到了有钱，不是想快乐，就是想偷懒。沈国大也不例外，因为天天有很多人来求药签，他觉得很麻烦，不得不心生一计，对大昂四、大研三说：

“昨天晚上，佛祖又来托梦，说我有佛骨，所以命令我要做佛台，坐在台上代理佛祖救世，不要扶乩，又不使抽药签就可以问药问事。但须上午才有灵感，下午就不行了。”

这话一出，像大昂四等一班好说话的人，只要听说一个影，他就说得有声有形，一句话都藏不得的，尤其大研三又好撒谎，就宣传沈国大是佛骨，能知过去未来，讲得更神秘了。一边沈国大就筑佛台，不久佛台筑好，他就择了吉日登台给信徒问药，但来问药的人起初也有多少迟疑，可是结果如抽药签一样，也有一点灵效，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就有人叫他活佛而不叫名，于是这个名称不翼而飞，传遍南北，以后人们都只知道他是活佛，而不知道他的名字了。

沈国大摇身一变而为活佛，于是生活也变得有规律了，上午九

点到十二点坐在佛台上给人膜拜问事，到了下午依然像从前一样睡午觉，夜间也无人因为问佛来扰乱他。从此以后他一味设计香客乐捐的事，赚到的钱，就暗中买金条和美钞藏起来。

一天，有一个奇异的陌生人，来到飞鹅洞拜佛。这个人就是沈国大年轻时候的老同事。他是志气最坚强不挠不屈的革命家，他偶然地看到沈国大的作为，内心很不愉快，可是在众人面前不好说话，只得暂时忍住，等到以后忠告他。

沈国大看到老朋友到来，欢喜若狂，极尽东南之美来欢迎他。倾诉离情，一直到更深人静，这时候这老同事才不客气地说：

“沈老兄，我们年青的时候，钱财不用说，连自己的生命，都肯为国为民牺牲，可是同志之中有些人变节，有些人为了私，有些人反而卖国求荣，有些人大发国难财，一旦目的达到就远走高飞，到海外做寓公，有些人贪污祸国，弄得一个国家乱七八糟，实在可恨可杀。可是有志气的许多同事还是没有变节，仍然悲愤慷慨为民为国奋斗。但是沈大哥，不知何故，逃避现实在此虚度岁月，实在可惜。在此克难时期，老兄是最有用的人才，小弟希望沈大哥东山再起，不可在此山间埋没一生。”

“郭老兄千里来访，我感觉最兴奋最愉快，但是刚才见教，难得从命，因为我是堂主，要代佛祖济世。”

“沈老兄，名义虽美，但事实不可这样说法，老兄所为无非为个人生活，可是更进一步深究，其祸根深入人心，恶果无量，你是聪明人，不要我说到底。我诚心诚意，希望老大哥及时反省，重振年青志气，回归正途，仍然为国为民奋斗，不可再用迷信惑众来骗人敛财。你记得我们当初，如何热血，如何爱国，如何纯情，你现在的做法，任你辩解都瞒不过老同志吧，无论如何，总要沈老兄临崖勒马才是。”

“郭老兄，你和我情同手足，义重山河，我也不敢瞒骗，我老